

〔日〕山本有三著
孙福阶译



波浪



波浪

波 浪

〔日〕 虫 本 有 三 著
孙 福 阶 译

波

本书根据日本講談社《现代文学全集·
山本有三集》译出

波 浪

【日】山本有三 著

孙福阶 译

责任编辑：王纪卿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1,000 印张：9.25 印数：1——114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51 定价：1.05元

译 序

本书作者山本有三（1887—1974）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，日本新剧（即话剧）的开拓者之一，“新现实主义派”的代表作家。

山本有三（原名山本勇造）生于日本栃木县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。因家境变化，他曾几度辍学，一九一五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德语科。山本有三自幼聪明，学习刻苦，酷爱文学。在他上学期间，东京艺术学校剧团就公演过他的剧作《洞穴》。毕业之后，他在创作方面更加勤奋，写了不少具有现代气息的作品，如《杀婴》（1920）、《波浪》（1928）和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《路旁之石》，都是脍炙人口的著作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山本有三蔑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疯狂扩大侵略战争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，写了一些反对军国主义的作品。为此，他被宪兵和“特高”机关传讯和逮捕审问。他对此异常愤慨，写出《折笔告读

者》一文，从此中断写作。这充分表现了一个正直作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强烈反抗。在法西斯统治的血腥年代，他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，尤为难能可贵。这也证明山本有三不仅在创作中体现了自己为人正直诚实，而且做到了言行一致。因此，他的作品为人民所喜爱，博得了广大善良人们对他的信任。战后，山本有三曾担任参议院文化委员长、政府文部委员长、国语当用汉字主审委员长等职。

山本有三从现实主义出发，控诉不合理的社会，关心社会和人类的命运，同情普通的善良人。他的作品多为描写中小资产者、职员、教员和他们家庭的主妇。他通过作品的人物形象，激发人们的正义感，肯定人们身上的优秀品德，发掘人们心灵中的善与美。他长于描写现实社会中犯有过失，在苦恼和忏悔中克服困难，追求正直的人物形象，增强那些渴望诚实的人们的生活信心和勇气。

山本有三的作品，文笔犀利，结构严谨，文字朴实，绝不以奇巧的情节取胜，使你有脚踏实地之感，给你希望和光明，启发你怎样生活。

《波浪》是山本有三的代表作品。它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有思想的教员，为拯救自己的学生，建立了一个不幸的家庭。通过这个故事，作者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不道德、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，进而抨击污浊的社会，令人更加珍惜人们的心灵美，他抒发了对人类当时命运的忧愁，坚信未来是美好的。作品象一泓清泉，冲

洗过失者们心灵中的龃龉秽物，鼓舞他们不甘堕落，摆脱苦恼和忏悔，奋力追求光明。

《波浪》一书，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。1952年，日本著名导演中村登将其搬上银幕。由于故事情节生动，内容健康，耐人寻味，这部作品至今仍然深受广大读者和观众喜爱。

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日本朋友荻谷弘康、伊藤文雄先生的热情帮助，他们对本书中的部分地名译法作了指导，在此谨表谢忱。

译 者

1984年4月于长沙燕山

内 容 提 要

小学教师行介同情优秀学生绢子所遭受的不幸，一度将其从卖身为妓的绝境中救出，但绢子厄运难逃，再度陷身于艺妓院内。绢子不堪折磨与堕落，只身私逃，投奔于行介家中，行介因一时冲动，虽不爱绢子，却娶她为妻。后来，绢子与其所爱的青年私奔，被行介领回后，产下一子，随即死去。由于孩子生父不明，行介起初对他漠不关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行介与孩子之间建立了感情。通过严肃的自省，行介领悟了人生的若干道理，以诚恳的态度，决心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吸取教训，走完余下的人生路程。

目 次

妻

第一章 (1)

第二章 (27)

第三章 (73)

子

第一章 (101)

第二章 (135)

第三章 (175)

父

第一章 (217)

第二章 (249)



第一章

1

行介在经常上下车的停车站下了车。下车时，一阵大风刮来，他赶忙用手压住帽子。
他被浊风推着前进。眼前纸屑、废物乱飞，象蜻蜓翻跟头似的，擦着他的裤边，翻滚而去。

行介竖起大衣领子，然而冰凉的风还是飕飕地往里直灌。而且，大颗大颗的砂粒，一阵紧似一阵地落在脖子上，就象一把把钉子被抛了过来。

他想：“钻进巷子，多少能避避冷风吧。”他急急忙忙拐进了弯弯曲曲通向家里的第一条小巷。可是，他猛然记起，早晨出门时，妻子曾叮嘱道：“今天很冷，买点儿肉食回家吧。”

是的，不买肉回家是不行的。他朝电车道返身而行，跨进座落于街尾的一家肉店。

等待屠夫切肉的时候，行介站在厚厚的切肉墩子旁，

眼光呆呆地随着切肉刀上下移动。一股生肉味儿钻进鼻孔，馋得他直咽口水。

夕阳的光辉斜射在切肉墩上，锐利的屠刀象擦了油一样熠熠发光。光亮闪闪，小块小块地照耀在顶棚和散布着肉块的大玻璃柜上。

突然，行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粘到了膝盖上。他心中一惊，往下一看，原来是一张被大风刮来的旧报纸。只一阵子，就象落叶被风吹集于树根边一样，他的脚下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屑。

“傻站在这样的地方，真难受！”他一边心中嘀咕，一边将旋转的报纸踢到大道上。但是，旧报纸好象牢牢粘在他的脚下了，他踢了好一阵，怎么也踢不开。他无可奈何，飞快地用手指抓住粘满灰尘的报纸，往下风处扔去。那撕破了的大纸，又在大街上飞舞而去。

每当站在肉店前面，行介总觉得不顺心，但是，在等待切肉的时间里，他从来不曾遇到如此倒霉的事情。

屠夫把已经切好的薄肉片放在笋壳上，小心认真地理好。然后，他把肉放在秤上，加一点，减一点，称出所需的重量。行介却象一只贪婪待食的狗，默默注视着屠夫的每一动作。

“见并君。”身后传来招呼声。猛一回头，见到一副圆圆的笑脸。原来是圆田。

行介有点儿颓丧，但他见对方在笑，只好难为情地佯装着笑脸。

“请我吃肉吧。”

“咳，万没想到在这儿被你瞧见了！”

2

“还是老样子吧。”园田脸上仍然留着笑意。行介为了掩饰窘态，说：“什么老样子？”他想：对园田所谓“老样子”不能掉以轻心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说的“老样子”，可能是“仍旧是那么蠢”、“仍旧那么怕老婆”或者“仍旧……”等等。

“唉！还是那么多心眼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料到我要来，买牛肉招待，真是感激不尽！”

“我就料到你可能是为此而来的。喂，别担心，已经给你买好了碎肉。”

“碎肉？是碎肉吗？”

“说些什么呀？真不象话！”

“喂，一定是老婆吩咐你买的，对吗？”

“罗嗦得受不了！你这难为人的家伙，一边儿呆着吧！”

“不过，亲身体会一下，很有好处。”

“哦！常常做出买碎肉的样子，就是为了这个！”

“这样一讲，我就无言可答了。”

3

“哈哈……。”

“让您久等了。”店伙计的招呼声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紧接着，一个笋壳包包往行介面前递了过来。他接在手里，同园田一起走出了肉店。

“怪哉！我在哪里，你都一清二楚。”

“这也难怪，你的身影隔三条街就能认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从这条路走过来，在那家店子里，你这虎背熊腰的身影闪了出来，讨厌地闯进眼帘。我一路上还在想：怎么回事？与罗锅儿见面这么难。”

“别胡说！这么说，你到我家去过了？”

“是呀！我想已经到了你回家的时间。”

“那你等等多好！”

“是想等的，可是谁也不在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！你进去等着不就得了？又不是别人家。”

“可是门户紧闭，推了一阵，推不开，没办法，只好往回走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失敬了！看样子，老婆出门买东西去了。”

今天是周末，恰遇园田来访，行介久未过瘾，想喝上几盅酒。回家途中，他走进一家熟悉的酒店要了酒。回家一看，正如园田所说，门户紧闭，妻子好象还没回家。他绕到后门，抽出木板窗的插销。

室内一片黑暗。

行介摸索着扭开了电灯开关。然后，他急忙走到门厅，打开门窗。

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确实久等了。在肉店的切肉墩子前傻站，已经够受了，还要孤零零地呆在紧关着的大门前活受罪，更不是滋味！”园田唧唧啾啾地走进间房。

行介正准备在长方形火盆边坐下，突然发现已煮得滚开的铁壶，在水蒸气冲击下，看上去很重的壶盖上下震动。他慌忙将铁壶移到一旁，心中责备妻子：“外出知道关门，为什么不关火呢？”

实际上，房间里烧着一盆旺火，对刚刚摆脱冷风袭击的人来说，是美妙不过的事儿。两人一边伸手烤火，一边闲聊起来。

园田是为借钱而来。园田妻子的预产期是下个月，不料她在前天就生下了孩子。这几天，园田忙得不亦乐乎。他心想，能借到三十至五十元应急就行了。这两位朋友之间常有这种借来还去的关系。园田看上去吊儿郎当，却是个很守信用的男子汉，在金钱方面从无差错。特别有趣的是，他们在还钱时，好象付利息一样，总要买一点味

精、酥咸饼之类的东西，随本钱一起带来。行介也是这样，借了对方的钱，一定是如此连本还息。

照园田的说法，他确实是有困难，何况行介正好拿出三十元钱，于是立刻满足了园田的要求。此话告一段落，行介便进了厨房。一会儿，便传来喀喀喀打开碗柜和食品橱取物的声响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

“怪事！不知藏到哪儿去了？老婆不在家，真没办法！”

“喂！要是请吃东西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“别这么说嘛。我特意买回牛肉，你得吃了再走。”

“可是，夫人不在家……”

“今天你太客气了吧？”

“倒不是讲客气。不过，借钱给我，还要请我吃喝，这好意未免过分了吧？”

“这家伙尽说怪话！有时间嚼舌头，不如给我斟酒！”

行介说着，把酒店伙计送来的酒瓶，放到园田面前。

“可怕！夫人不在家，就拿我出气！”

“别说废话！”

“没办法！夫人回家之前，我给你烫酒吧。”

“对了，做了人情，又赚了酒喝，真是通情达理！”

“哪里！怎能这么说呢……”

“锅子！锅子放什么地方啦？”

“什么锅？牛肉火锅吗？”

“对。真伤脑筋！既然——”

“这么看来，可见你们很久没吃牛肉啦！”

“酒没进口，就这么胡言乱语。要是喝下去，还不知会讲些什么呢！”

“嘴！你打算灌醉我，是吗？”

“就说酒话了！怪不得人们说饮酒者贪杯。”

“这话用不着挑明嘛。还没喝酒，脸就红啦！”

4

“真怪！在自己家里走进厨房，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一点儿也不清楚！”

“说实话，她在家时，我没什么感觉，她不在家，就很不方便。”

“哼！这些甜言蜜语可别对我说”。

“可事实不是如此吗？妻子嘛……”

“找到啦，找到啦！哈，藏在这种地方。”

牛肉火锅在离米桶只有二寸间隙的地方。在那狭小的空间里，火锅照用后的原样搁着。

“是吗？那好，该处理你垂涎已久的牛肉了。”

“你不是老爱说‘想想该怎么办’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现在要是有点儿葱，就没说的了。可是，这葱……！”

行介掀开地窖盖，顺着亮光往下瞧。在黑暗当中发出白光的东西，约有十来根。他将其全部拿出，用水洗净，

7